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

石章鱼
GUOYIGAOSHOU

国医高手

3

医之大者，医国医天下
他是国医高手，更是阳谋高手

贵州民族出版社

石学俭
GUOYIGAOUSHOU
国医高手^③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医高手. 3 / 石章鱼著. --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412-2055-5

I. ①国…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4648号

书 名 国医高手 3
作 者 石章鱼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 第一章 情深义重 / 001
- 第二章 豪门恩怨 / 011
- 第三章 静水流深 / 042
- 第四章 皆为利来 / 069
- 第五章 柳暗花明 / 102
- 第六章 第三产业 / 118
- 第七章 利益较量 / 138
- 第八章 妙手神针 / 157
- 第九章 赢得芳心 / 175
- 第十章 舐犊情深 / 191
- 第十一章 因缘际会 / 207
- 第十二章 更上一层楼 / 230
- 第十三章 你依我依 / 249
- 第十四章 调任旅游局 / 274
- 第十五章 夺命软盘 / 285
- 第十六章 新官上任 / 309
- 第十七章 冲冠一怒 / 327
- 第十八章 大刀阔斧 / 340
- 第十九章 重任在肩 / 358
- 第二十章 幕后黑手 / 372
- 第二十一章 佛祖舍利 / 384
- 第二十二章 得失不惊 / 412

第一章 情深义重

中秋之夜，秦清并没有前来春阳驻京办，她留在党校参加同期同学的联谊活动，不知是真的走不开，还是故意选择回避。

晚饭后，张扬和顾佳彤站在驻京办顶楼的天台上，并肩欣赏着天空中的圆月，没有人打扰他们，他们可以尽情享受这静谧的天地。张扬揽住顾佳彤的肩：“今天是中秋，你一个人从东江跑出来，难道不怕家人说？”

顾佳彤有些忧伤地笑了笑：“我是个嫁过人的女人，今晚，我应当在他家里过中秋，可是不想生活在痛苦中，如果回家，又不敢面对爸爸，所以我想到了你……”她舒展美眸望着张扬，发现张扬今晚的笑容不如昔日灿烂。顾佳彤转过身，双手搭在张扬的肩头，“是不是因为我而造成了你和她之间的困扰？”

张扬摇了摇头，捧住顾佳彤精致的脸，拇指轻轻抚了一下：“佳彤姐，你有没有觉着我很花心？”

顾佳彤忍不住笑了，以她的经历，对感情的理解自然不同于那些单纯的女孩，到现在为止她都没有搞清自己和张扬之间的感情是怎么回事儿。从开始的好奇，到相互吸引，到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两人在短时间内就跨越了男女间最后的防线，明明自己有家庭，而张扬也有女朋友，可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她轻声道：“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当时在东江，看到你对海兰那样一往情深，我很感动。我甚至羡慕海兰，我羡慕她拥有一个这么爱她的人。后来我才听说你的身边并不只有海兰一个，可我也没有把花心这个字眼套用在你的身上，对你产生任何的反感。”

张扬笑了起来：“真的？”

顾佳彤认真地点了点头：“今天你去追楚嫣然的时候，我心里的确有些不舒服，可随后我就想开了，我和你在一起并不需要你为我承担什么，我不需要你负责任，而你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属于自己的生活。”

张扬摇了摇头道：“佳彤姐，你不明白，在我眼中你已经属于我了，我要保护你，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你。可我困扰的是，我的感情可以分成好多份，没有轻重，没有厚薄，我并不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可是在感情上我却难以割舍。”他说的真心话。

如果这句话是别人说出来，顾佳彤一定会冠以无耻混蛋的称号，可张扬说得很坦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他的目光充满了真挚。

顾佳彤双手搂住他的脖子道：“难道你不清楚，并不是每个女人都不要结果的？多数人会要你承诺，会要婚姻，会要家庭。”

张扬很纠结地说：“你说假如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而放弃了其他，其他人会不会痛苦？”

顾佳彤咬了咬樱唇，黑长的睫毛迅速忽闪了一下，她虽然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现在她是越来越离不开张扬了，假如张扬因为选择楚嫣然而从此再不理她，她一定会伤心，一定会难过，就算做他永远见不得天日的爱人也好。顾佳彤没有回答，踮起脚尖，樱唇轻吻在张扬的嘴唇上。

张扬亲吻着她柔润的唇，大手滑落在顾佳彤丰满的玉臀之上。

皎洁的圆月忽然躲入轻薄的云层之中，夜空变得如此温柔如此朦胧，暧昧随着夜色悄然蔓延开来……

生命因张扬而改变的不仅仅是顾佳彤一个，文玲无疑也是其中的一个。她的苏醒让杜天野灰暗的生命重新燃起了希望，现在文玲已经被接到了香山脚下的一家外资康复中心，积极地接受康复治疗。

杜天野几乎每天都要打一个电话，他对张扬的医术已经到了近乎迷信的地步。

杜天野他们之所以选择这家康复医院，一是因为技术先进，二是因为这里清静，距离杜天野的家也比较近。

这段时间罗慧宁和冯玉梅几乎每天都在康复医院陪护。张扬到的时候，她们两人都在，张扬礼貌地向她们分别打了招呼。在两位高官夫人面前，张扬还是表现出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

在两位母亲眼中，张扬无疑是他们两家的大恩人，她们脸上的笑容都充满了感激。和冯玉梅相比，罗慧宁的感激表现得更为含蓄，她起身去给张扬泡茶，这细微的举动已经表明了你对张扬的态度，以她的身份和地位能够给别人倒茶，真是让人受宠若惊。

杜天野耐不住性子催着张扬来到文玲身边。

文玲仍然躺在床上，长期卧床和营养不良，让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未成年

人,皮肤苍白而轻薄,血脉的纹理清晰可见,眼睛很大,嘴唇恢复了一些血色,看起来是粉红色。她望着张扬,露出一个生涩的笑容,声音很小,很微弱:“张扬?”

张扬点了点头。

“谢谢!”

张扬笑了起来:“玲姐,别跟我客气,我和杜哥是好哥们,你要谢就谢他吧!”不显山不露水地跟文玲套了个近乎,同时又点明了自己和杜天野的关系,张扬在人际相处上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成熟。

文玲粉红色的嘴唇艰难地弯了弯,杜天野走了过去,体贴地抱起她,在她的后背加了一个垫子。

文玲的体温仍然偏低一些,张扬的指尖触及其上,感到触手微凉,她的脉搏仍然细弱,不过比起之前要强劲许多。文玲已经没有任何的危险,只是因为卧床太久,病程迁延的时日要稍稍长一些。

外资医院的康复条件相当先进,张扬了解了一下,也认同他们的诊疗方案,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由内着手,用药物稳固文玲身体的根源,让她的体质慢慢恢复。

张扬在休息室开药方的时候,罗慧宁来到他面前。张扬慌忙起身,罗慧宁笑道:“不用客气,你继续,我只是想问你几句话。”

张扬这才坐下。

罗慧宁在张扬写的那张方子上瞥了一眼,却见张扬的字龙飞凤舞,不禁赞道:“想不到你还写得一手好字!”

张扬笑道:“我对书法有些兴趣,平日里没事的时候喜欢写上两笔。”

罗慧宁拿起张扬写完的方子看了看,轻声道:“我也喜欢书画,师从天池先生,改日有机会我带你去拜访他老人家,让他给你指点一二。”

张扬连忙称谢。

罗慧宁道:“张扬,照你看,我女儿还有多少时日能康复?”罗慧宁所说的是彻底康复,是文玲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张扬道:“如果她的意志足够顽强,能够坚持进行康复训练,再加上我给她开的药物,一年内应该可以下地行走,至于完全恢复正常,可能要有两年。”

罗慧宁松了一口气,对她而言两年算不上很长,毕竟女儿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整整十年。比起这十年的煎熬,两年根本算不上什么,她已经适应了等待。

这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妈！”

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走入休息室，他叫文浩南，是文国权和罗慧宁的儿子，是空军某部军官，目前在国防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已经是大校军衔。他比文玲小两岁，姐姐文玲成为植物人后，他就成为父母最大的希望，而文浩南的确很争气，在同龄人中十分优秀，不但拥有超强的专业能力，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拥有着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罗慧宁温婉笑道：“浩南，你来得正好，这是张扬！”

文浩南主动向张扬伸出手去，张扬和他握了握。文浩南已经听说张扬神乎其技的医术，不过他没想到张扬这么年轻，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竟然拥有这样的医术，实在让人有点不敢相信。他听李伟提起过，张扬武功不凡，文浩南也擅长搏击散打，对于高手他总是很欣赏的。文浩南笑道：“听说你武功不错，有时间讨教两招！”

“你这小子，见了面就要跟人家切磋，是不是太没有礼貌了？”罗慧宁不无嗔怪道。

张扬笑道：“我那两手三脚猫的功夫还是别拿出来显摆了！”

文浩南也只是说说，并没有真正想和张扬切磋的意思。罗慧宁去看护女儿，文浩南陪着张扬坐下，随便聊了几句，谈起张扬的工作，谈起京城的风物，文浩南说话让人感觉到滴水不漏、老成持重，不过却少了年轻人应有的朝气。张扬不喜欢跟他交谈，他感觉到文浩南城府太深，深到你很难找出他的缺点，就像一个千年得道的老妖。文浩南时刻都把自己的内心藏起来，跟这种人很难拉近距离。

杜天野也走了进来，他和文玲相恋多年，可是对这个未来小舅子始终都有种生疏感，主要是因为缺少交流的缘故。

文浩南起身道：“你们两个聊，我先走了！”

杜天野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微笑道：“别急啊！已经中午了，吃过饭再走！”

文浩南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三人来到距离康复医院不远处的乡野人家，杜天野从车里拿了两瓶茅台，点了几道特色小菜，他是诚心诚意想答谢张扬，如果没有张扬帮忙，文玲还不知能不能醒来。

文浩南滴酒不沾，向服务员要了一杯矿泉水。杜天野知道他的习惯也不勉强他，和张扬倒满酒，畅怀喝了起来。也许因为文浩南的存在，气氛总显得有些压抑，文浩南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识趣，他不想因自己的存在而影响到

两人的交谈,很快就要了一碗面条,吃完后起身告辞离去。

望着文浩南远走的背影,张扬不禁笑道:“你这个小舅子很特别。”

杜天野笑了笑:“有什么特别?”

“感觉暮气沉沉的,像个老头子,一点青春活力都没有。”

杜天野哈哈大笑道:“他平日里都很少说话,不过他的头脑很灵活,心机很深,以后在政坛上肯定会比你走得远。”

张扬叹道:“那是……他有个好爹!”

杜天野听出了他潜在的不服气,把酒杯放下:“你小子别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这帮干部子弟行吗?虽然我们有长辈助力,可如果自己不是那块材料,怎么帮也是没用的。”

“扶不起的阿斗多了,不过就算扶不起,很多人一样坐在黄金马桶上。”

“别恶心人了行吗?”杜天野跟张扬干了一杯,电话突然响了,他拿起电话:“喂!”听了一会儿,眉头下意识皱了起来,“既然决定了,那我明天就去江州!”

张扬微微一怔,杜天野要去江州?他马上想起杜天野现在的职位,他去哪里哪里准没有好事。他微笑道:“你要去江州啊!要不要我安排朋友接待你一下?”

杜天野笑着摇了摇头道:“公事,最近有许多检举你们市领导的匿名信,我这次去是为了调查一下情况。”

张扬本想继续深入打听一下,可是杜天野并没有说下去的意思,很快就岔开了话题。

和杜天野分手之后不久,张扬就接到了李长宇的电话。

李长宇的声音显得有些慌乱:“张扬,最近有没有和安老联系过?”

张扬皱了皱眉头,他不明白李长宇为何会对这件事表现出这样的关心,照实说道:“我联系过几次,可始终联系不上,不过我刚刚听说安家好像出了点事情……”

李长宇的声音变得益发低沉:“张扬,清台山的旅游开发恐怕有些麻烦,现在有人把事情捅了上去,如果安家那边有了问题,恐怕牵连会很大。”他的话虽然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已经表达得相当明确,这件事如果向不好的一面转化,首先牵连的就会是他。当初他在春阳的时候,一力把安老投资春阳的政绩给揽了过来,整个过程中他也表现得最为积极,成为常务副市长,这也是他耀眼的政治资本之一,可是人往往都没有前后眼,谁知道现在一件好事居然开始向坏事转化。

张扬认为李长宇一定还有事情瞒着他，他低声道：“李叔，你到底听说了什么？”

李长宇沉默了下去，过了好久方才道：“有人举报安家实际上是香港黑帮，多年以来都在走私贩毒，所以才能够积累这么多的惊人财富。现在世纪安泰集团表面上看很白，实际上是安家用来洗钱的地方……”他停顿了一下又道，“安老在清台山的投资，也被视为洗钱的手段之一，所以……”

张扬已经完全明白了，难怪李长宇会表现出如此的担心，假如安老真的是利用投资清台山旅游洗钱，这件事的后果将极其严重。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副科，就算把招商办副主任那件事算进去，受到的牵连应该也不大，可是招商办的所有人员、副市长李长宇、代表春阳签约的县长秦清，这上上下下许多人都要因为这件事倒霉，甚至毁去未来的政治前途，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李长宇。

李长宇道：“尽快搞清楚这件事，想办法和安家联系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投资清台山的款项到底有没有问题。”

张扬低声道：“你放心，我尽快搞清这件事。”

挂上电话张扬的心情又沉重了许多，果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长宇打这个电话来不仅仅是提醒，更主要的是求援。人在官场上的位置越高，越害怕失去，李长宇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原本指望着清台山旅游给他书写下辉煌的政绩。

张扬一颗心颇不平静，李长宇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惶恐，已经让张扬有种不祥的预感，而从杜天野刚才的话里，已经可以推测出，现在中纪委也要介入。虽然不能确定这件事和安老的投资事件有关，可是两件事凑在一个时间段，就不能不让张扬担心，他深思熟虑之后，还是先给秦清打了一个电话。

秦清当晚来到了驻京办，她已经在外面吃过了晚餐，似乎刻意躲开和张扬共进晚餐的机会。

两人来到张扬的办公室，张扬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秦清说了，秦清对这件事至今还是一无所知，当她听张扬说完这件事的前后始末，整个人顿时沉默了下去。假如张扬所说的情况一切属实，这对她而言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清台山旅游开发虽然是李长宇一手牵头，可最后负责签约的是她，就算不用负主要责任，连带责任肯定是少不了的，行走在仕途上真是步步惊心，下面就是刀山火海，就是万丈深渊，稍不小心就会失足跌落下去，永世不得翻身。

张扬低声道：“这几天我试着和安语晨联系，可是始终打不通她的电话。”

秦清点了点头，她想起自己曾经留有安德恒的电话，轻声道：“我和安德恒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消息。”她找出电话号码，当着张扬的面给

安德恒打了一个电话,让她诧异的是,安德恒的手机也处于停机状态,秦清和张扬对望着,他们都感觉到事情正在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张扬从秦清双眸的深处读到她内心的忧虑,轻声劝慰道:“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搞清这件事,不会让安家投资的事情牵连到你,如果真的出了事情,我会把整件事承担下来,毕竟安老投资清台山是我牵的头!要追究责任,第一责任人也是我。”

秦清当然明白,这件事如果追究责任,和张扬关系不大,就算他想承担,也没有资格,以他目前的位置来说,分量还远远不够。不过张扬的肺腑之言仍然让她有些感动,虽然她在刻意逃避着张扬,可每到风雨来临之时,她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秦清是个外表坚强的女人,可是在她心底深处还是想找一个坚实的肩膀依靠,只有张扬才能让她感觉到那种安全感,她轻轻抿了抿樱唇:“张扬,我对仕途看得已经越来越淡了,官场中的勾心斗角已经让我感到厌烦。大不了,这个县长我不干了!”

张扬还是第一次听到秦清吐露对政治的不满,这番话流露出她对前途的悲观。他笑了笑:“二十七岁的处级干部,你的仕途一片光明,这么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再说了,这件事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也许能够顺利度过呢……嗯,一定可以顺利度过,咱们两人不是一起闯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吗?我福星高照,你跟在我身边一定没事!”

秦清脸微微有些发红,这次她前所未有的没有表示抗议,在她心中,只要有张扬陪在身边,再大的风雨也无所畏惧。秦清此刻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期待和喜悦中又带着隐隐的害怕,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对张扬的依赖感已经越来越强烈了,这样发展下去,终有一日她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会失去理智。

冷静之后的秦清小声道:“明天我会返回春阳,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

“也好,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去找李长宇问一问。”

秦清摇了摇头,张扬在政治上毕竟还是有些幼稚,这种关键时候,每个人最想做的就是自保,想要和李长宇联手抵御这场政治风暴,可能性几乎为零。她淡然笑道:“做好自己,但求问心无愧,张扬,现在我忽然发现当初把你从招商办踢出去,是个极其明智的决定。”

从秦清的这句话里张扬意识到她已经决定不让自己牵涉到这个麻烦中来,张扬静静看着秦清,望着她眼中坚定的目光,心中生出无尽柔情,他大胆伸出手去,握住秦清雪白的纤手,用自己的掌心温暖着她。

秦清任由张扬握着自己,没有挣扎,没有拒绝,两人就这样默默看着,不

知过了多久，秦清方才道：“有些事如果不能改变，就不要勉强自己，这是一潭浑水，你最好选择旁观！”

张扬一字一句道：“你有事，我永远不可能袖手旁观！”

中纪委派人前往江州调查的消息也传到了许常德的耳中，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抽烟。安志远暂停投资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正让他感到害怕的是这笔钱的来源，现在关于安志远的版本已经越来越多，把安家说成了一个黑社会家族，这笔钱全都是贩毒走私而来，清台山旅游投资根本就是他们洗黑钱的一种方式。

许常德开始的时候以为是一场意外，可仔细一琢磨，这件事之所以惊动了中纪委，肯定有幕后推手，难道有人想利用这件事肃清他在江州官场中的影响力？他把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将疑点锁定在顾允知的身上。这个省委书记似乎跟自己不对路，从他登上省长宝座的那天起，顾允知就一直在不着痕迹地打压着他，许常德狠狠把烟蒂摁灭，顾允知以为自己就这么好欺负？他的唇角浮现出一丝冷笑，心中默默道：“顾允知，大家走着瞧，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在中纪委工作组抵达江州的第二天，市委书记洪伟基和常务副市长李长宇做了一番长谈。洪伟基找李长宇谈话的原因并不是清台山旅游开发的问题，他开门见山道：“长宇同志，有人举报你生活作风上有问题。”

李长宇微微一怔，他原本以为洪伟基是要跟他谈安老的投资问题，想不到洪伟基上来就提及他的生活作风问题。李长宇笑道：“这种小道消息你也相信？”

洪伟基摇了摇头，拿出一个信封扔到李长宇的面前。李长宇拿起信封，从中倒出一沓照片，上面全都是他出入葛春丽房间的情景，还有几张是用长焦镜头拍摄的，他和葛春丽在客厅阳台上亲热的情景也被拍了下来。

李长宇感到一股冷气从他的身后蹿升起来，沿着脊柱一直冰冻到脑子里，让他的大脑瞬间变成了一片空白。他一直以来都小心谨慎，想不到终究还是被人给盯上了。

洪伟基有些同情地看着李长宇：“长宇啊，你能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呢？”

李长宇有些生硬地笑了笑，他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含在嘴里。洪伟基也拿了一支，帮助李长宇把烟点燃：“这些照片被递到市纪委，我给压了下来。”这句话分明在告诉李长宇，自己给他了一个很大的人情。

李长宇吐出一团烟雾，短时间内已经调整好了心态：“组织上打算怎么处

理我？”

洪伟基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这是小事！中纪委调查组这次前来的重点在调查清台山旅游开发计划，有人举报，安家是利用这次投资洗钱，你最好考虑一下如何说清楚这件事。”

李长宇低声道：“我在这件事中没有一丁点的问题，我不怕调查。无论安志远投资的用意何在，我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春阳考虑，为了盘活经济，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从达成意向到初期投资，都有明确的账目和记录，我在经济上不存在任何的问题。”李长宇的回答颇有些避重就轻，其实他比谁都明白，清台山旅游开发如果出了问题，根本无须在经济上调查他，现在最关键的是安志远的投资到底是不是黑钱。

洪伟基像是在安慰李长宇，低声道：“现在香港方面正在调查世纪安泰集团，我们也在等待着调查结果，只要安志远的这笔投资是正当收入，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李长宇平静道：“打算‘双规’我吗？”

洪伟基哈哈大笑道：“没那么严重，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放心吧，老同学，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还有半句话他没有说明，那就是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分子。

李长宇下班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家里，他还是去了葛春丽那儿。葛春丽并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对他的突然出现表现出异常的惊喜，体贴地为他把拖鞋拿到面前，柔声道：“长宇，我刚刚烧好洗澡水，你去洗个澡，我马上给你做饭！”

李长宇没有说话，无声地拉住葛春丽的手，双目深情地看着她，葛春丽觉察到李长宇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拉着他到沙发上坐下，双臂环围住李长宇，柔声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宇，说出来，我和你一起分担。”

李长宇低声道：“没事，我只是心里突然特别想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内心隐隐有些发酸，展开臂膀用力把葛春丽拥入怀中。

葛春丽默默倾听着李长宇的心跳，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从李长宇失常的表现已经察觉到，李长宇一定遇到了极其重大的变故。她知道现在并不是追问的时机，就算她问，李长宇也一定不会说。她了解李长宇地是个凡事都喜欢存在心里的人，不会让自己跟着担惊受怕，这也是葛春丽深爱李长宇的原因，一个男人无论外表，无论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有担当。

李长宇亲吻着葛春丽的秀发：“今晚，我不想回去了，我想你陪着我！”

葛春丽轻轻嗯了一声，小声道：“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李长宇是第二天上班后直接从办公室被带走的，在此之前洪伟基已经跟他透露了不少的消息，还让他安心工作，而且没有任何要把他“双规”的征兆，一切都很突然。李长宇被直接带到了江州北郊的鸾山招待所，按照常规，对李长宇这样级别的干部采取措施，是需要经过纪委会讨论的，可是在中纪委调查组介入之后，手续显然简单了许多，很多事情连身为市委书记的洪伟基也控制不了。

所谓“双规”，就是在检察机关最初无充分证据，又必须依法办事，不好直接出面的情况下，为防止串供、毁灭证据等情况的发生，由纪委出面先行采取的措施。这是要让李长宇在规定的时间内、去规定的地点交代自己的问题。李长宇表现出的坚定超出调查组的想象，他坚持自己在清台山旅游开发中没有犯任何的错误，自己是清白的，由始至终都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李长宇被“双规”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张扬得知这一消息是通过顾佳彤。顾佳彤很担心张扬会被牵涉到这件事中来，她从父亲的口中很难得到情况，唯有想办法从夏伯达的嘴里打听一些消息。夏伯达这些天一直都在关注中纪委在江州的调查，所以对情况也了解一些，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了顾佳彤。

张扬听到李长宇被“双规”之后，马上想到了秦清，作为开发合作协议直接的签署人，秦清所要承担的责任未必比李长宇要小，他低声道：“秦清会不会有事？”

顾佳彤听到他到现在想到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安危，而是秦清，心中不觉有些微妙的感触，可是她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平静道：“现在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他们在清台山旅游开发中犯有错误，香港方面还没有结果，调查都还在进行中。不过你放心，我问过，这件事应该不会牵涉到你身上。”

“佳彤姐，李长宇和秦清对我都很重要，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从这场风波中解脱出来？”

顾佳彤沉默了一下，然后道：“除非可以证明安志远的那笔投资没有问题，如果他的钱全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张扬陷入长久的沉默中，直到顾佳彤忍不住呼唤他的名字，张扬方才道：“我要去香港！”

第二章 豪门恩怨

张扬之所以决定去香港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必须要去见安老，他要亲自搞清这件事的真相。顾佳彤知道张扬的决定之后，并没有阻止，而是向他推荐了一个人——王学海。王学海在京城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大，短短的几天就帮助张扬办好了前往香港的手续。

飞机在夜晚十一点降落在位于九龙城的香港启德机场。张扬走下飞机，望着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这座要在五年后才能回归祖国怀抱的城市，周围走过的全都是陌生的面孔，听着他们操着粤语，张扬感到更加的陌生。

走出机场的时候天空飘起了小雨，张扬拦了辆的士，用普通话道：“哥们，带我去富丽华酒店！”

到了富丽华酒店，张扬在前台出示身份证明后拿到了1208房间的钥匙。王学海在香港设有分公司，因为顾佳彤交代过的缘故，王学海把张扬的行程安排得相当周到，已经让人提前给他预定了房间。

张扬来到房间内刚刚洗了一个澡，王学海驻香港分公司的经理丘茂成就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的房间内，从声音就能够听出丘茂成是个成熟稳重的男性，他首先问候了一下张扬的行程是否顺利，居住条件是否满意。张扬礼貌地表示了感谢，提出想和对方尽快见面。

这让丘茂成多少感到有些诧异，毕竟现在已经是晚上零点了，短暂的犹豫之后，他还是答应马上来富丽华酒店和张扬见面。

半个小时后，丘茂成出现在富丽华酒店的咖啡厅中，张扬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他之所以急于和丘茂成见面，是因为他在香港人生地疏，在这里可谓两眼乌黑，不知何处着手，他需要一个向导，需要一个可以为他指点迷津的人。

丘茂成三十岁左右，身材矮小，皮肤黧黑，长着一张典型的广东人的面孔，有着商人特有的睿智和干练。和张扬互相介绍之后，他在张扬对面的沙

发上坐下，微笑道：“想不到张先生这么年轻，我们王总交代张先生在香港的一切住行由我们安排，我是看到今天太晚，所以才想让张先生好好休息一晚。”

张扬道：“丘先生，我来香港是办事的，您不必跟我太客气！”

丘茂成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他的笑容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让人感觉到冷淡，又不让人感觉到过于亲近，这种境界就是不即不离，以张扬目前的修为，是拿捏不出的。事实上，最近张扬的心事很重，所以整个人给人的印象有些阴沉，缺少了年轻人应有的阳光。丘茂成微笑道：“张先生只管说，只要我能够办到，一定尽力相助！”他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可是普通话说说得相当标准，这在90年代初的香港并不多见。

张扬道：“我想丘先生帮我找一个人！”

“谁？”

“安志远！”

丘茂成微微一怔，安志远在香港的名声很大，是屈指可数的超级富豪之一。最近安家出事，更是震动整个香港商界。安志远病重住院，老大安德铭，原香港西九龙警署高级督察，如今已经被廉政公署扣押调查；老二安德锋暂时代为行使集团的决策权；老三安德键负责安氏海外部，如今身在美国；老四安德渊是安氏五子之中最为叛逆的一个，年轻时就和父亲闹翻，闹到安志远和他断绝父子关系，独自一人前往台湾发展，至今已有二十年没有和父亲联系；老五安德恒是安氏五子之中张扬最为熟悉的一个，他平日里很少过问安氏的生意，直到最近才接手了安志远在清台山的旅游开发项目。

丘茂成轻声道：“安家最近出了很大的麻烦，你知道吗？”

张扬点了点头。

丘茂成道：“安德铭被抓的原因是和黑社会警匪勾结，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他是在为家族生意创造便利，可警方已经对安家进行了全面调查，安志远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让整件事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他住在哪家医院？”

“嘉博！”

“丘先生可以送我去探望他吗？”

丘茂成笑道：“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大陆都喜欢在这时候探望病人吗？”

听到丘茂成的提醒，张扬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即便是在内地，也没有在晚上探望病人的习惯。

丘茂成轻声道：“好好休息吧，明天早晨八点，我准时来接你！”

和丘茂成分手之后,张扬返回了房间,虽然已经很晚,可是他却没有一点儿睡意,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安志远,想亲口问他投资清台山是不是抱有洗钱的目的,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顾佳彤打来了电话,她很关心张扬的状况,张扬虽然从未说过前来香港的目的,可顾佳彤仍然猜到他前往香港是为了面见安老,为了找出对李长宇和秦清有利的证据,从此可以看出张扬是个有担当的人。常言道大难临头各自飞,明哲保身的更是比比皆是,张扬这种性情尤为难得,也极其少见。

顾佳彤对这场风波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她真正关心的只有张扬,千叮万嘱道:“张扬,香港和内地不同,现在还没有回归,还是英属,你千万不要搞出事情,万一出了事情,你的前程,你的仕途就会全部断送。”

虽然相隔千里,张扬仍然能够感觉到顾佳彤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心,内心中充满了温馨和感动,他低声道:“佳彤姐,你放心,我绝不会闹事,见到安老,问清这件事,我就会离开这里。”

顾佳彤小声提醒道:“安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一切都可能被警方监控,就算去探望安志远,你也要谨慎小心,不要惹火烧身。”

“放心,我很快就会返回京城!”

顾佳彤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安氏集团的每个成员现在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之中,家族所有成员短期内弃用手机,没有必要的前提下连电话也不使用,这是安老亲自做出的决定。

安志远躺在病床上,静静望着窗外的阳光,阳光很好,他却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安德恒在他的身边为他削着苹果,他的手掌宽厚,手指灵活,水果刀很快就将苹果皮削去。他将苹果递给父亲,微笑道:“爸,先吃个苹果。”

安志远接过苹果,咬了一小口,忽然笑了起来,连安德恒都觉着他笑得很奇怪:“爸,您笑什么?”

安志远道:“我在笑我自己,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家族的家长,一直以为我对我的儿子都很了解,可是我没有想到,让我最放心的大儿子,我认为最懂得分寸的德铭居然会涉黑!”他停顿了一下又道,“我们安家缺钱吗?他想用钱,大可以向我开口,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我来到香港辛苦打拼,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好不容易才混的出人头地,然后我又想尽一切办法洗白,知道为了什么?我为的是留给你们一个清清白白的身家,让我的儿孙们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